



深夜里的风箱声

王宗元 著



东风文艺出版社

深夜里的风箱声

(通讯集)

王宗元 著

张子堯插图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西安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 $1\frac{9}{16}$ 印张 · 25,870 字

1959年3月第一版 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5) 一角二分

统一书号: 10147·75

前 記

1958年的6月到9月，我到秦岭北麓的鄠县、郿县、太白和汉中專区的留壩、凤县、略阳一带做了一次采訪旅行，这里所集的几篇通訊，都是这次旅行中写出的。

我所走的地方，大部分是深山老林、交通不便的地方，可是大跃进的高潮，同样也汹涌在这些高山峻岭中，我曾经同着那些探宝的尖兵鑽进太白山的密林，陪着县委書記守候在炼鉄炉旁一同渡过不眠之夜，也曾跟着鋼鉄野战軍爬山越岭，奔赴战場，共同搭起第一座草棚子。月夜翻地的歌声，风雨苦战的人群，万丈高崖的炮声、鉄水出炉的欢笑——这一切，组成了我們这个时代的英雄进行曲。

我們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这样：每一条僻塞的山溝，都出現着英雄人物，每一座荒野的山岭，都布满了英雄的業績，而这几篇簡陋的通訊，又何尝能够描繪这幅偉大壮丽的进军图的万分之一呢！

我只希望这本薄薄的小書能够給那些在深宵灯下孜孜鑽研的青年发明家們添一点灯油，給那些在玉米林中揮汗奋战的女战士們吹一股清风，給那些在秦岭坡上栽起第一块苹果林的人們添一瓢清水，給那些在炼鉄炉旁熬紅了双眼的人們加一块焦炭吧。

1958.10.榆林

目 次

初进太白山·····	(1)
綠蔭深处人家·····	(8)
避雨·····	(13)
深山里的秋香們·····	(23)
陈仓古道 鋼鉄洪流·····	(29)
記一个民办工厂·····	(34)
深夜里的风箱声·····	(40)

初进太白山

(一)

7月6日，久雨初晴，我們从郿县出发，向太白山区走去。郿县南几个山口都可通太白，我們选择了从营头口进山的路，这是历来人們朝山进香的大道。

在山口，我們遇到从山里来的县委辛書記和县銀行高行长，高行长手里提着一些五味子、山莓、梅李和嫩核桃，笑着說：“来，尝尝我們郿县的山貨吧，这些都是路上随手摘的，五味子和梅李可以造酒，山莓能做醋，核桃更是最好的油料呢！”辛書記兴奋的告訴我們，今年山区小麦也是大丰收，高庙乡有几个农业社平均亩产量都在二百四十斤以上。“許多老年人都估低了，他們看今年麦好，做麦場时，比去年大了一倍，不想麦子割下来就把这加一翻的場占滿了，只好連夜再做一个新場！”說的大家都笑起来。

告别过辛書記和高行长，我們便爬上高石崖，沿着即將完工的“跃进”渠走进。人們正忙着砌隧道，垒护坡，搬掉渠身里最后一些石块。幸福的水馬上就要流来了！秦岭脚下那一片台地馬上就要长出几倍的粮食了！人們的脸上都象新郎官似的高兴。一个刚刚从广西部队复員回来的

小伙子，見我挂着照象机，便惋惜的說：“你們为什么不早几天来？早几天我們这里可好看哪，你看，这一段三百多公尺大石崖，都是腰里拴着繩子，吊在半空中打开的，你看看山下那些草庵子，那些支过鍋灶的石头，那几天，半个乡的男女老少都搬到这来住了，挖土方的，开石头的，穿山洞的，做飯的，送水的，二十四个鐘头連軸轉哪！到夜里几十盞汽灯、馬灯拉在山腰上，好象城里大馬路似的！”

我問：“这道渠是几个乡修的？”

“几个乡？”小伙子不滿的看了我一眼，似乎覺得我看低了他們的英雄气概。“我們一个乡修这道渠，还不能耽誤生产！其实我們工程不算大，才十几里路，你看看对面高庙和小法仅乡修的那道联洪渠……”我順着他的手指看去，原来对面山腰里也正在修渠，新削的崖面象一条帶子似的蜿蜒在浓綠叢中，隔河傳來隱約的咚咚声。

“他們正打石头修进水口呢！你看見挂在山头那一条銀綫似的瀑布嗎？他們用的就是那股水，他們那道渠长三十八里，順山拐十九个弯，能澆上万亩地呢！”

这时，我看見小伙子帶着一种羡慕的神情望着对面坡，似乎在說：我們的力量是这么多，这么强大，我們渴望去劈开更大的山，修通更大的渠，去創立更大的功績！

我不由想起民歌里的那句話：“我們就是龙王！我們就是玉皇！”这小伙子戴着頂破草帽，手拿着一根抬杠，威武

的站在他亲手劈开的悬崖边，山风吹动着他那敞开的汗衫，吹拂着他那红铜色的胸膛，真有一种睥睨一切，叱咤风云的神气，如果我是一个雕塑家，抓住了这一霎那，该能创造出一座多么英武的塑象啊！

(二)

越往里走，气候就越凉爽了。满山满谷都是葱茏的绿树，路边坡畔密复着繁茂的花草，亮晶晶的山莓子象一簇簇红宝石似的在浓荫深处闪光，盛开的金银花，随风飘散着带药味的香气，多么迷人的山间景色啊！使人顿时觉得从身体内部到外部充满了舒畅。

我们走在红河左岸新辟的稻田边上，县委的一位同志不住的给我介绍着：“这是药树！这是马苜蓿！这是软枣！这是板栗树！……”简直使我应接不暇。一路上看到许多地方都在紧张的翻麦打场，一些地头上竖着汽灯架子，地面已经被铁铤翻过一大片子，这当然是农业社社员们夜战的战场了。我欣喜的看到几块长得极壮的，黑油油的玉米，人们告诉我，这是女社员们种的丰产田。

中午，我们到了李家河，在一张堆满了大小矿石的桌旁，会见了我们要访问的人——郧县工业局调查研究组的任重远同志。

他已经四十多岁，头发也有些斑白了，可是一听我们来访问关于山区的特产，他好象立刻年轻了十岁。

“我們跑了兩個多月，算是把太白山這寶庫掀開了很小的一个角，老实說，我虽然是鄆县人，过去就不知道山里竟有这么多寶貝！”

他順手拿起一块亮晶晶的黑石头，說：“这是鱗片狀的石墨，純度很高，过去我們县有些零星的开采，可是产量都很小，这次我們才弄清从东到西是一个石墨帶，藏量大得很。你知道嗎，这东西用途很多，做鉛筆，做坩鍋，做滑潤剂……我們还正在勘探呢，上海一家工厂就来了电报要訂一千二百吨……”

他指着桌子上那些五顏六色的石头說：“这是黃鉄矿，可以炼硫黃、造化肥。这块石头里很可能含有鉬——一种稀有金屬。这是一种多金屬的矿床，里面有磁鉄、銅、鎳……这种石英純度有98%，我們找到了几架山，可供年产五十万箱的玻璃厂用一百二十年！另外我們还找到了云母、白堊土、雪花大理石……”

山区的群众渴望着开采家乡的寶貝。参加勘探工作的西北大学地質系的同学們，給我們說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許多人爭着給他們报告傳說中的“銀洞”的位置；許多人听說探矿的来了，便把他見到的奇怪的石头搜集起来，等他們去鉴定；許多乡、社干部提着洋鎬，整天价引他們串大山下深沟，三番五次的寻找矿点。有一位老婆婆，几年以前拾下一块金光閃閃的石头，她以为是金子，便瞞着人藏在箱子里，連儿子也沒有告訴，这次，她打开箱子，解开

一层又一层的包裹，郑重的拿給調查組看：“我早就等着你們呢！”经过鉴定，虽然那不是金子，可是根据她提供的綫索，却发现了一座黃鉄矿。

(三)

談到了野生植物，任重远同志勁头更大了，他扯过一条繩子似的枝条，遞給我說：“認得嗎？这就是葛条，根子有淀粉，叶子能喂猪，蔓子是制造人造纖維的上好原料，我們山里要多少有多少！”

他說：太白山历来是出藥材的地方，全国通用的植物藥材四、五百种，太白山出产四百种以上。象丹皮这种藥材，收購价格每斤兩元，这里有几条沟遍山皆是。猪苓，这里的質量最好，产量也大，前几年有人碰到那么一棵，刨了十几背篓，称了称竟有七百多斤！太白山出产的貝母，叫做“太白母”，更是藥中珍品，不出山一斤就可卖十五元。

他打开筆記本，給我念了长长一串藥名，什么党参、玄参、馬勃、柴胡、夏枯草、天南星……赶得我記也記不及了。他們正筹划在山里开一个藥材加工厂。

至于野生纖維，可以毫不夸张的說，閉着眼睛一人一天也可以刨几百斤！葛条、枸皮、祖师麻、蝙蝠藤……我們粗粗的算了一下，如果能把几种主要的充分利用起来，产量可以超过全县棉花的三倍！”

能榨油和能提炼淀粉的植物主要的有二十一种。产量

最大的藥樹籽、漆樹籽、花椒籽，含油率都在20%以上，光这三項樹籽，每年就可出油三十萬斤。

这里还有漆树，还有能造橡膠的卫茅，还有許多能造烤胶，能做酒、能做染料的植物。說它是“万宝山”，不是足可当之无愧嗎？

任重远同志接着給我們談起了这里山区的远景——其实應該說是近景了，他們現在正进行七万亩果樹上山的工作，此地山区的气候、水土，很适于苹果、葡萄、核桃、毛栗等果樹的生长，几年以后，光果樹这一項，就可使全县的人每人每年增加七十五元收入。

“建設富足的山区，我們完全有信心，只是目前有一个問題，一种困难！”

“什么問題呢？”我問。

“劳动力的問題！人的問題！”任重远同志用拳头重重捶在桌子上說。我記起了，在山口碰到辛書記时，他也曾忧虑的談到这一点。

占郿县面积一大半的山区，原来人口就少。山里漆樹很多，往年都是商維人跑来割漆。山里藥材最富，往年都是汉中一帶的人跑来采藥。今年各地都抓紧了农业生产，

“山客”不来了，而本地山区許多农业社一个劳动力要負担几十亩耕地，在大丰产的跃进中，很难抽出力量去搞副業，以致出現了这种現象：山里木材很多，可是石墨矿所需的架料却是从宝鸡买来的！

“我們需要五万移民！”这是当地工作同志一个共同的要求。

談到这里，天已经黑下来，凉气沁人，需要加点衣服了。我推門走到外面，滿天繁星，山高谷暗，可是在这夜的山谷里，是不平靜的，高处低处都有許多灯火，有的在翻地，有的在碾場，有的在修渠。我深深感到，就在这黑夜，就在这荒僻的深山中，社会主义的激流也在汹涌的迴蕩着。

綠蔭深處人家

正是陰雨連綿的季節，我們訪問了太白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莊——萬戶峪。

老支書楊德清剛從二十里外開過掃盲現場會議回來，見了我們，也不顧休息，急忙忙的裝上一袋煙說：“走，我帶你們到山上看看！”

細雨如煙，山路滑得象抹了層油，可是這位打柴出身的五十四歲的老人，依然健步如飛的走在前面，一會指給我們看：“這是我們棉花豐產田！”一會指給我們看：

“這是我們玉米豐產田！”又帶我們看了他們修的繞山渠，田里的水平溝，地埂，山谷里的攔水壩。兩旁山坡上，人們都在冒雨勞動着，這邊，一伙男女青年正在用鉄鍬挖掘深坑——準備他們的小麥豐產田。那邊，許多人正在稻田里薅草，白雲綠樹、煙雨霏霏，映襯着勞動的人群，簡直是一幅絕妙的圖畫。

上得半山，四下一望，我們不禁驚喜的叫起來：好一派萬木蔥蘢的氣象！五百多亩蘋果樹，整整占了一架山，枝繁葉茂，長的十分茁壯。楊德清告訴我們：“這里面有國光、紅玉、元帥、青香蕉……本來今年已經開花，可是

为了让树长壮些，把花剪掉了。明年我們給全乡每人送一个尝尝新，后年就可以大量摘果子了！”

山坡下，三十多亩核桃已经长得有茶碗粗，枝头垂果着綠色的果实。十二亩玫瑰香葡萄是去年栽的，現在也高兴的在山上安了家，舒开新的枝条，长出肥大的叶子。此外，山上山下，沟边地角，一眼望去，尽是高大的洋槐林，夹杂着柿树、橡树、椿树、柳树……真个是：有山全是綠，无处不生林，雨来时，千林奏乐，风起处，綠海生涛。

解放前，万戶峪可不是这般模样。树木早被砍光了，坡上只剩下葛条。水土流失严重，地里上点粪也全被冲走，人們說：“万戶峪上粪哩，曲青柳巷（沟外村庄）交运哩！”一般小麦亩产量只有四、五十斤，全村四十多戶人家有三十几戶是貧农。現在呢，已经有85%的人家生活上升到富裕中农的水平了。每戶平均有一个半大牲口，兩条猪，十几亩果园。去年光粮食每人就分了500多斤。今年三月，由于綠化造林，果树上山的成就，他們被評为全省的先进生产单位。

“你們这些成績是怎么来的呢？”我們这样問。老楊笑呵呵的回答得挺简单：“这全靠跟着党走，听党的話么！”

的确是这样。楊德清的成长和万戶峪的发展正是貫穿着这么一条紅线。

1950年冬天，县林业站干部下来宣傳造林，叫村里选个护林組长，当时村里是富裕中农掌权，认为这是个“差

事”，就选出卖柴汉楊德清去“支应”，誰知老楊却把事情看得認真，他首先领导大家訂了护林公約，禁止乱伐乱砍。1951年春天，播种了92亩洋槐，秋天又領树苗造了100亩林。冬天，他被选为“护林模范”，出席了全省的劳模大会。

“开始那陣可难哪！”楊德清回忆說，“大家都說造林是給公家造呢，落后分子一齐打击我，說：‘乡上也沒布置造林，光你一个人穷呐喊，給咱村把罪弄下了！’有些人不許在他地里种树，有些人領去树苗胡糟蹋，把一百棵埋在一个窖口里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从西安开会回来，落后分子編了快板譏刺我：‘楊德清，当模范，背着舖盖西安轉，把咱們的手打得稀巴烂！’我在村里发动編互助組，村干部开会把我斗了一頓，說：‘一天光你的路数，又是造林，又是互助組，把你騷情的，咱村算是出了人物了！’气的我直哭！”

当时有人劝他：“这么大困难，你就落后些吧，誰把政策那么当真！”楊德清却不听这些，他想：务树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能調和气候，多打粮食。便团結了一把子青年积极分子，上山栽树，下沟担水，特别是1952年2月他参加了党，心劲更大了，有时后晌家里沒啥吃，前晌还在山里領着种树呢，兩三年間，他們栽下一千一百多亩洋槐，九十多亩橡树，四周的紅土山，漸漸綠起来了。

1955年剛組織起合作社，省农林厅来了个工作組，宣傳在山上种果树。楊德清和党团员們一盤算：这是增加收入

的路么，一亩地栽十二棵苹果，一年能收入四、五百元，干！他们就领导社員上山栽果树苗。

那会，許多社員还抱着“今年是社，明年垮台”的想法，許多人不愿往自己地里栽。楊德清在馬老汉地里栽果苗，馬老汉煩惱的半真半假的說：“模范，我真想一镰头把你揍死！”有一日要在馬德怀地里修一条保持水土的地埂，馬德怀老婆躺在地边寻死覓活的不让修。党团员磨破了咀唇，想了多少办法，才勉强的說服了这几家人。

树种在山上，水却在沟里，又陡又立的坡夠一里半长，担水的确是件苦事。馬三老汉把水担在半路，压的惱了，把桶一甩，水泼掉，哭着說：“我不担水了，我去坐监呀！”旁边一个青年赶忙拾起桶担，笑嘻嘻的說：“三爷三爷，我看你坐监还不够条件呢，你不担我担！”馬三老汉叹了口气，搭訕着上山挖树坑去了。

十九个男孩和八个女孩組織的青年生产队，是栽培果树的主力軍。担水、挖坑，那里艰苦往那里奔，肩压肿、手磨破也不低头，他們终于使兩千多棵苹果树，第一次生长在太白山里。

1956年楊德清到宝鷄开会，上級布置修水利，他回来和支部一商量，发动群众修起了“西渠”，提出口号“旱田变稻地，爭取吃腊八米！”有个叫高成的，坚决不信，他說：“咱沟这点水，連菜地都澆不过来，还能修什么稻地！真能打下稻子，我跟着你姓楊！”楊德清什么也沒說，領着

人們修了二亩六分稻地，水引来了，秧插下了，当稻子揚花的时候，人們都高兴的說：“聞到腊八粥味了，有人要改姓呀！”头一年收了三石多稻子，家家戶戶分到了大米，第二年发展成五亩，收了八石稻子，第三年发展成七亩半，現在他們正想办法搞蓄水池，計劃把稻田扩大到100亩。

1957年，在全乡的支援下，他們又修了一条三里长的“东渠”，从此，果树澆水再不用到沟底去担了。

在大跃进中，社員們干劲更足了，今年春天，他們抽出了二十几个劳动力去修“跃进渠”，又組織了一个十九个人的果树专业組，农田里只剩下二十几个壮劳力和一些“老弱残兵”，可是什么也沒誤下，小麦平均亩产近200斤，棉田、玉米、果树，都生长的挺好，还新添了二十几窩蜜蜂，現在万戶峪的青年們正在夜以繼日的搜肥、漚肥、造肥，为山地棉花亩产150斤而斗争！

俗話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是在这里我們看到，只不过三四年，树也长起来了，人也变了，連从前最反对务果树的馬老汉，見到人也笑嘻嘻的說：“桃三杏四梨五年，我老汉也能吃咱社的果蛋蛋了！”这綠滿山头的万把棵果树，不仅給万戶峪的人們打开了通向富裕的大門，同时也使人們的集体主义思想向前跨了一大步。

旧来的路上，喜得小詩四句，献給这美丽的山庄：

細渠流水繞山腰，苹果枝头香四飘，

雨里銀声催藕稻，白云深处見葡萄。